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紹愈題

第 102 卷



覺群周報

圖音月刊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覺群週報

Chuh Ching Weekly

刊合期三・二四・一四・十四第 卷二第

號專師大虛太念追

版出日八十二月四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20

太虛大師慈容



萬眾華歸討寇
請利師中

太虛老人

請利師中
無生慈悲
神名年三月十日在玉佛堂書

蹟墨後最師大

太虛大師行略

本社

太虛大師，浙江崇德呂氏子。幼孤露，依外祖母居，外祖母奉佛甚虔，師僧摩訶，漸萌佛根。年十六，出家，師祖英年老人器其識度，多方擁護之。是年，依天童敬安寄和尙受具，因從參詢向上事。曾遊水月、道階、歸閣諸名宿門。嘗聞藏於慈雲四方寺，讀般若經有省；定心湛寂，若萬頃之澄波；慧照虛融，類千光之五涉。自謂此後精力倍深，而憤力稍減云。時有滑末葉，革命之說方張，讀經嗣同，康有為諸先生書，乃有志於革新佛教，慨然以佛化救國救天下為己任。宣統元年，年十九，參加江蘇僧教育會，為從事佛教運動之始。聞楊仁山居士，創祇園精舍於南京，忻然從之遊。翌年，應請赴廣州，被推為白雲山雙溪寺住持。講學之暇，時與革命黨人，如海濱等相過從。民國肇建，大師乃揭佛教革新之機，有一「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之說。復與仁山法師等，創設中國佛教協會。民國三年，掩關於普陀，獲交印光，是山諸尊宿。禪觀之餘，精研唯識，旁及東西古今之說，學乃大成。名著聲稱，備制度論，揚廢攝論等，即成於斯時。民國五年前所為時刊行味齋詩餘。六年，出關，漫遊台灣，日本各地，考察明治維新以來之佛教，俾資參證。七年，回國，為陳元白、章太炎、王一等諸君子所推重，因創設覺社於上海，揭覺社宗旨；翌年，改海潮音月刊，迄今二十餘年未嘗中輟。以開揚真義，鼓吹革新，納對四思想于中道，創建世界性之文化為正鵠。而對

于建立僧制尤為注重。依其主張僧制之少者有所學，長者有所事，老耆有所養。教產多為文化慈善事業，內使組織健全完密，外亦有濟世之實益，乃足以暢佛本懷，覺羣蒙。大師之深思卓識，可謂匠心獨運，自有中國佛教以來所未有也。自爾以來，講學弘經，遊化諸方無虛日矣。十一年，得李開佛湯住心諸居士護持，始創佛教學院於武昌，年來佛教人才之中堅，十九造就於此；又組佛教正信會於漢口，專在家學佛者以正行。革新佛教事業，乃日見光大矣。十三年，召開世界佛教聯合會於廬山大林寺，集東西佛子於一堂，以謀佛教國際之合作。十四年多，率中國佛教代表團，出席召開於日本之東亞佛教大會。十六年，任廈門南普陀寺住持，兼閩南佛學院院長。十七年，應總司令蔣公之請，入京講佛學院學綱，為朝野名流學者所重，因創設中國佛學會於南京。秋，故洋歐美，歷遊英、法、德、荷、比、美諸國，所至講學，備受歡迎，有資遊記紀其事，實為中國高僧弘法歐美之第一人。曾發起籌組世界佛學苑於巴黎，法國政府且慨施基地以籌望其成。十八年，回國，被推為中國佛教會常務委員長。十九年，講學於北平，任柏林佛學會會長。二十年，入川弘法，時國本初發，邊陲未寧，因創辦漢藏教理院於重慶之北碚，用以溝通漢藏文化，融治民族。廿一年，應蔣主席之請，住持靈隱寺。時以世範基金為不易，乃小其規制，籌組世苑於南京，而以武昌、閩南、柏林、漢口諸學

追念太虛大師專號

第二卷 第四〇一三期合刊

目錄

太虛大師行略	本社
懷念大師	象賢
為大虛大師起龍象法語	善因
紀念太虛大師	范古農
詩饒太虛大師	居正
大師示寂	葦一
從大師主張議政說起	疾翁
三週入世、三週佛教	記者
懷念太虛大師	陳子琦
大師的生活點滴	楊健
大師出龍象異特寫	新民晚報
恭送大師靈骨還山記	月隱
大師病室日記	區空
大師治喪處日記	月隱

[illegible]

悼念大師

[illegible]

類遭殃。大是頭頂世法教我照經的對付。習了實，布習愈其，周命。阻累先覺的精佳現有的
自的旨，味的方面，當慈文界這山形於此。做這現教越極對大子。礙高者是本佛的法，舊
身思教現目，信分證出念化，人門才知救大，個佛，他得。大子，大和慈心以目的法，恩計
未想的在，中事予救世的上所無有。個山誦光佛教換息大金師的首領開的革的事實不想。
定筆字太是因，不，壽的來整寫大門本明門下弟子壽多先三次的救命生命，是發
的命往處過的不負有消清空在個傳飾內容是。度詞來的超萬數千的回生志果，是動養生
革命，大僧壯大為真以深獨接黑此次的這他前不是，像是有寺多少阻廢的士，精智論海
台應德師誦完全；入，近時理不患其們固命在但大金院對年難。指日不思智慧，突
工手當已暗察是地於無一尤的的以命唯理分保道的子的住力來反牙命唯的，實行。
作，續生因累相是為般般人供道順更是先一分諸語是人，大徒便，慈，的不是是，勤太
繼承活濟還再項有；人共士界單野加說明可是，他直格愈倍，起他都是祇人易於道而，處
起大了的聖的和義士更過，由深探的怕錢我們面。銀的其目的是最多，為，似是大
互諍，人在誰，壇上的大所要門不敢格的在相的地直誠謙至願們集衆也不普在，改全師
人的名們黑揭對或看題的各以把為，息極先這信償是到是誘兩落陷使快過不通這是造正
的清賢的路，大無見人予別他這已更地精到護謗惑信意，大現的弱弱是背大圓和規規
火神會常的光師慈大，力他的就是無邪惡暗喻。傳三統乃實佛如，同從來肉平直釋輕
炬，受慈勢明嘉地師把。皆足理，密門，中馬個六年五真是如的孩。可情受統制，幸慈
，和過。力的善和道和，總助他力。與
中咒黑山深千對踏无是作毋共
成副師人，狙突們的視年於週以和情說
前身，對；禁內入為傳佛了起迴平說對

紀念太虛大師

范古農

大師爲我輩所欽佩之善知識，雖未獲常時親近，然於其佛學著作，拜讀者已三十餘載矣。生平行履，從未深悉，豈時亦得窺見。今姑本所見聞，聊抒所懷，以作紀念。紀念有三事：一爲佛教文化之發展，二爲僧伽制度之改進，三爲佛學教義之貫徹。

佛教文化之發展者：佛教傳來我國，影響於我國文化，雖曾經過極盛時代。然至清季，以僧材萎謝，文化浸衰。大師應時而出，弱冠受具之初，早受知於寄禪上人。逮夫閉關閱藏，華山法師介紹當世文豪之著述，科學哲學，導譯品。大師閱讀而襟懷開拓，以佛知見，融通俗語，於是思想潛發，文字般若大進。民元佛教總會之創立，即主辦文字宣傳之月報。民五以後，會務停頓，大師專志於佛學之倡導。乃於民七創辦海潮月刊，此爲我國佛教雜誌之巨擘，迄今三十年，宗旨未斷，此殆大師精神充沛之象徵。大師痛感教團之不振，由於僧材之缺乏，僧材缺乏，由於文化之不發展，但就文字宣傳，空談不如實踐。於是草錫所屆，極爲建設佛教學院，讓青年僧之文藝經濟，始於杭之淨慈，時猶未爲世所隨喜也，嗣後救世武漢，授感通學，編

爲太虛大師起龕茶毘法語

善因

一起龕

去法中無去，亦復無人去；
人法對待似，是名真實去。
太虛大師：你是中國佛教的導師，你平日說：「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今既入兜率內院，是應把這個色壳子丟開，任大力士昇起走罷。
諸大力士，大眾努力！起。

二茶毘

太虛大師：你到好，入兜率內院，與彌勒共坐，笑談今古，把我們這輩苦惱子，留在人間世，還風生雲起。你平日說：「性德圓明，含吐十虛，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太倉中，炊一微塵，若存若亡，又如巨海之一漚，起沒無從。」既然如是，「四大本空，五蘊非有」，那就應當如鳥獨惡摩，現大光三昧。我今舉起三昧火，請你速證金剛不壞身。

要然。大師乃起於大江南北弘揚大法，每一講演，聽衆率以千計。以大師說法，不落前人窠臼，提綱挈領，易於受持，而教義義，極引世學比較，故爲一般青年學子所歡迎。佛教文化無形中滲入社會者，職是故也。大師復又與佛學院於閩

南，教理院於陪都，而統之以世界佛學苑。他若中國佛學會及正信社文化社等組織，推行佛化，不遺餘力，而補助社會教育，復設中小等學校。於是四方風起，效法設立學院等者，如雨後春筍之盛發，所聘教職員，類皆大師之高足。此國內爲然也。至於國外，則曾遊訪歐美諸邦，講演佛學。訪問印錫暹羅，作國際文化之溝通，此尤爲近代大德所罕觀者。及今二三十年，令社會咸知佛學有研究之價值，及歐美諸邦知有中國大乘佛教者，非大師之倡導，曷克臻此。可紀念者一也。

僧伽制度之改進者：佛教僧伽制度，本乎律藏，演爲清規。然以地處時代之不同，有不得不隨緣而變遷者，以故天竺佛滅後二百年間，弟子分裂至二十部之多，大抵由僧伽中規則有異議所致。現在我國，習尚大殊，法久不改，流弊滋生。清代以來，國家名爲崇重，實爲放任。至於濫制度，濫傳戒，濫住持。此三濫者，當代大德一致所深惡，欲改革而求由者也。大師毅然以改革爲己任，研考規律，熟察環境，補偏救弊，統籌全局，而草擬僧伽制度論。數十年來，隨緣提倡，徵求同志，努力奮鬥，熟發苦

心。願以積習太深，忠實難耳，應者幸甚，除青
年弟子外，輒懷疑訪，幸而剝削而後，緣然則生
。自我國抗日勝利，大師請命為國府，頒發組織
佛教整理委員會辦法，通令各省市縣，先後設立
分支會，從事整理工作。復經各地政府督導，已
有正式佛教省市縣分支會成立。大師整理僧尼之
弘願，其將如願以償乎。惜海內多事，社會未寧
，推行不易為功。倘從此努力不懈，再開數卷是
，當必有成績可觀者。奈何大師遽爾去世，未及
見改善之成功。我佛緣素，豈可不續續大師未竟
之業，令全國佛教會組織之健全乎。苟能若是，
則佛教法運不致頹衰，而僧伽慈命得以久住，衆
生苦惱亦得常時救濟矣。海內不乏大心菩薩，其
毋以此為大師個人之志業，而學令此市生長之萌
芽，俟爾摧折也哉。可紀念者二也。

佛學教義之貫攝者：釋迦世尊，應化斯土，
隨衆生機，設教多方。後世弟子，各依性樂，乘
教隨學，或爲小乘，或爲大乘。傳來我國，大乘
契機，自晉及唐，歷朝演進而成三論、淨土、天
台、禪、賢首、唯識、律、密八宗。此八宗者或
弘教理，或重行事，而自來各屬宗風，法執所政
，格爲門戶，黨同伐異，評論紛興，殊令學者迷
罔，無所適從。大師博習諸宗，以圓明之遺願，
將各宗教義貫而通之，繼而統之。所著宗派源流
一書，合論大乘各宗派，將此八宗用七對義門以
爲次第。初道基一對，戒爲佛道之基，故以律宗
配之，道即餘七宗也。次於道中分教證一對，教
爲可說，證唯自覺，智證離言，故以不立文字之
禪宗配之，餘六宗皆教也。教分顯密一對，以三
密相應之密宗配密，餘五宗皆顯也。顯中分法信

太虛法師

光明自在

于右任

一對，法者隨法行，謂由了解法義而能行也，信
者隨信行。謂由信解師教而起行也，念佛持門，
信願爲先，故淨土宗屬信，餘四宗皆屬法。法分
性相一對，廣談法相者爲唯識宗，故此宗屬相，
餘三宗皆屬性。以性教門分智慧一對，慧則觀空
，智覺觀假，故以三論宗配慧，餘二宗則配智。
智又分始終一對，宗嚴根本法輪爲始，故以賢首
配之，法華會歸佛乘爲終，故以天台配之。此八
宗七對，由慧觀之，順序則先律而後賢首，逆序
則先賢首而後律。由權觀之，順序則先賢首而律
。逆序則先律而後賢首。隨進修次第，橫豎悉通

達，非貫而通之手。又於佛法總括探談中。嘗以
八宗教義，約爲三宗。一宗慈宗，三論屬之，以
二空觀慧爲行相故。二唯識宗，唯識律宗屬之，
以諸法唯識爲教理故。三真如宗，台賢禪密淨土
之，皆以真如法性爲因果故。非攝而該之手。苟
具利根，依此修學，統路可循，不致望洋興歎矣
。大師自行教他，皆以菩薩乘爲法，大悲心切，
救世爲念，志趣堅定，心不怯弱，故於念佛往生
淨土法門，絕少提倡。其嘗作生即事觀勸勉者
，冀當來下生常隨佛學，非故爲立異也，此生爲
轉過弟子，來生爲隨勸弟子，冀勸佛統如新，爲

佛弟子者，何莫由斯道乎。古義進行宗淨土，然
知大師捨異方便，守正當道，故表而出之，以釋
羣疑。大師辨才無礙，妙義紛披，著作等身，遺
文具在。今已有菩薩之結果，足以永垂千古，普
利眾生，無待偶古。可紀念三也。

上東所陳紀念三書，在大師一生事業中實
須彌頂上之一芥子，且未能一一詳盡，誠不足紀
念於萬一也。古語記憶力弱，前隨義談，在所不
免，如有深識大師者，補充而匡正之，則有不勝
感荷者矣。

本報徵求永久定戶

本報永久定戶，改爲拾萬元，須一次繳齊。
凡以前寄來者，不在此例，倘希各方熱心愛護本
社人士，踴躍參加永久定戶。承領江金山太道和
尚捐六萬元，昆明沐仲三居士，修圓法師，山西
武招亮居士，無錫趙聖嚴居士，本市胡聖輪居士
各捐伍萬元，長春孫子方居士捐五萬七千五百元
，本市大悲法師捐壹萬元，修禪和尚捐三萬元，
甘肅趙照和尚捐壹萬元，濟陽敬芳和尚捐伍千元
，沙市十方進相成萬元，杜望法、何樂悅二居士
各捐伍千元，照真、定仁二和尚各捐四千元，朱
妙淨、吳定智二居士各捐四千元，法樂和尚捐壹
萬元，本市莊道慧、沈鳳玉、孫鳳石三居士，各
捐二萬元，統此致謝！

覺華週報社啓

新

總道，哉難，憶的是不，月邊姮，七法諸佛不日一說聖易治
 語間才首先也此明爲顧他時，期現日師生教護下後兩新療
 語間能首行也大家說着康在那中在哉，每爲的淚下後兩新療
 ！題過了傳誦此，復花法注以恭等使用，且崇命非一我句辭，因此
 ，教可，世爲情是與格國妻色諸人等中選誦仰運時們一大此，我
 無現是大了了，佛佛佛，迎來來選選回請諸大，也我五分開家住，我
 請前我師。定從教教，從落花法地拜向大，師也我五分開家住，我
 我們們如有有今今改事是江大在去以的，師也一將們分世供世供
 們們將將世人二已進乘爲乘師江資爲大并第商生因傷則語界，等更不
 信和知者設法不難，着輪，心必求師資子同事此痛教，好度不消
 仰如何一設法可動因輪上那中求心必求師資子同事此痛教，好度不消
 大滿慈經華之復的爲來慢時起塔紀恩念尊子，着教凡在直涼生積
 師的師，翻相們健體安步大伏供念後。法宣七歲從中答他左右
 的師旁一善獎突將善慈下師着衣。檢出
 同來力同云云。法心來慈，辭我常師也
 了了佛特法師法恩賜師愛，辭我常師也
 們的教生師特之呼是的是的不憶我些光
 各各顯了是別法然佛弟弟的不要起護竹各
 名名顯了了地地然教教子弟的這這就彩
 下下呢呢，葉傷！！前，衆道一在在合
 ！。愛信何何，回途也，貌個江講利

社址：上海林森中路二五四號
定價：暫定每冊貳百元

-7-

從太虛大師主張「議政」談起

疾 翁

客：太虛大師最近示寂了，一般的輿論對於大師都極尊崇，深致哀悼，不特認為佛教中的絕大損失，也是中國文化界與宗教界的一大損失！但是有些小報上竟見有說大師是一位政治和尚，這一點，不免有點錯誤吧，請問需否糾正？

翁：有人稱虛大師為政治和尚，這當然是一種錯誤，而且是偏見！因為虛大師根本就沒有學過政治，虛大師一生專心研究佛學致力於佛教事業以及發揚文化教育外，就沒有做過政治的事。至於隨便閱覽書報，有時批評各項文化學術思想或涉及政治方面亦有之，比如遇到研究政治與從政的，也會發表他的見解，可是若離不開佛學的出發點，也談不上是政見。關於小報上怎樣說，無庸乎糾正。

客：去年，太虛大師創辦的覺群周報，第一期刊有大師「議政不干治」一文，這不就是要算作大師的政治主張嗎？

翁：這篇文章，虛大師寫得很明白，可以覆覆。當其時，僧界中有少數熱心國是者認為今日之下實有組織「佛教政黨」之需要，另有一部分消極學佛者又高唱佛教絕對出世之論調，前者似崇太積極，後者又太嫌消極，虛大師乃舉出「議政不干治」的要義來折衷之。這，只能說是虛大師的議政的意見，不必一定說是虛大師的政治主張。

客：據說南京曾有某某等入論及僧衆已經出家，而佛教又是講出世的，似不應參加議政，這種說法是對的嗎？

翁：若是執着說出了家的人就是出世，不應過問世間的事，這是很狹窄的偏見！這個人，佛經沒有多說，對佛教的認識不夠！佛教主張自覺覺他，自利利他。如果僧衆出了家就作為出世解，試問有誰去傳教？試問如何去「覺他」？「利他」？若說出了家的僧衆不能議政，那末，不是等於說從政的人不能學佛一樣嗎？這種見地太幼稚太狹窄，所以後來有于斌主教曾以「太虛大師雖出了家，但并未出國」的話來諷刺一班死頭腦的活人，給了他們一個當頭棒喝！

客：如此說來，僧衆是可以議政的，換句話說，僧衆是可以談政治的了。可以的，絕對地可以！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當初放棄了王位去出家修道，可以說是脫離了做國王做官的事體，後來成了佛，專事弘法利生

時，有時遇到政治家——如阿闍世王、單提婆羅王等，反而又大談其政治——治國治民之道了。試想佛為的什麼？乃是為的救萬惡的世界救苦惱的衆生啊！

客：那末，請問太虛大師生平對於中國政治方面有什麼貢獻啊？

翁：談到這一點，虛大師對於中國政治方面的貢獻實在很大而且很多，可以舉幾個例來說明：第一點，有若干從事軍政的人物，直接接受了虛大師的感化，改教易服，走進了佛法之門，這一類的人數相當地多，在梁啟超者固其衆，出家為僧者亦不少。第二點，虛大師到處講經說法，幾四十年，同時創辦覺社書海潮月刊先後三十餘年，直接間接讀其文受其化者更擁有廣大的羣衆，尤以大師住錫歷史較久之武漢廈門重慶來滬杭南各處的信徒更多，第三點，虛大師為了發揚中國的佛教與文化，特於二十年前周遊歐美各國宣傳佛教的教義，使歐美人士知道中國還有高深學理的寶藏。四十年來，大師有一貫的主張：對內聯合羣衆的僧衆，對外接受日本朝鮮暹羅印度各國的信徒。最後一次，抗戰期中的訪問緬甸，為國宣勞，收獲更深！統上三點，其影響所及，感化力之偉大，可想而知了！虛大師不是政治家，他出身於農人家，學佛兒就沒有學過政治，甚至政治的常識也毫無沾染。可是就我上面所舉的三點看來，大師以一個宗教家的立場，以個人的道德學問文章，對國家盡了這麼大的責任，試問他對於中國政治方面的貢獻，是一般從政做官的人所能企及的嗎？

客：說然，太虛大師是中國佛教的一代大師，對佛教對國家的貢獻都非常之大。請問大師示寂後，能繼起負責者還有人嗎？

翁：這個，却很難說，虛大師的道德人格學問文章以及花樣極多的成就，可以說是世所罕見！能領導中國佛教的人，要各種條件悉具其足，大師是很難得的，在現在，簡直是沒有一個能够負起繼起的人！所以虛大師示寂之後，各方開明的佛教徒們都悲觀佛教中這一大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客：這樣看來，佛教領導無人，將來的中國佛教不是要在羣衆中收嗎？

翁：并不然，虛大師示寂以後，雖然領導無人，若是全國的佛教徒能團結起來，羣策羣力，向中國佛教復興之路邁進，中國佛教前途是有復興的希望！

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玉佛寄。

三 週 人 世

蔣主席談政府改組

民主憲政，須早實施。今已完成多黨政府，準備行憲。中共如改態度，仍有機會參加。

甘地出席泛亞會議

（路透社新德里電）七十七歲之甘地一日在泛亞會議中宣稱，余切盼在余生存期間，能見世界大同之實現。各位代表如均確信世界大同之可能性，並決心推行此一主義，則目的不難迅速達到。印度尼西亞總理沙利爾一日亦出席致辭，表示參加此次會議，不但因對該會工作感覺興趣，且因印尼被陷於孤立已久。印臨時政府副總統尼赫魯，歡迎沙利爾，稱其出席對於印度極具重要性。

（路透社新德里電）中國教次杭立武一日在泛亞會議中請甘地發表對於設立亞洲研究院之意見。甘地表示贊成該議，願認為亞洲代表每年或每半年應開會一次。渠並曰：「吾人來此非為對美洲歐洲或其他非亞洲人發動戰爭，此非亞洲之

任務，印度已非無力獲得獨立，若以獨立壓迫他人，誠屬可恥。

保障新聞自由憲政促進會特函達政府

（中央社南京十八日電）憲政實施促進委

員會考察研究宣傳三委員會召集人，十七日舉行會議時，宣傳委員會召集人陳亦修以近月以來，開封、漢口、長春、瀋陽、廈門、成都、蘇州、嘉興、無錫等處，不斷發生拘禁報社事件。當此準備行憲，言論出版自由之時，絕不應有此不法事件發生。為保障新聞自由，切實開放言論，特提議由會函請政府明令保障，俾各地報紙，得以發揮輿論力量促進社會進步，早達憲治，並對此類報社事件，分飭各部分主管予以查究。經孫會長科即席允為轉陳。

結束黨治非黨務機關不掛黨旗

中常會二日晨通過廢止黨治與國機關同時懸掛之慣例，今後非黨務機關不應掛青天白日黨旗。以下

三條交委員會審查修訂：（甲）修改或重訂黨歌為國歌。（乙）修改或廢止總理紀念週形式，非黨務機關之團體今後不舉行紀念週，或僅向總理遺像致敬，不讀總理遺囑。（丙）總理遺像是否需要懸掛問題。以上各案全部決定後，由國府公布施行。

紐約一個市長和貝文長途交談

（法國新聞社莫斯科一日電）英

前為某紐約居民贏得美金一千元，外相於是日白天工作甚為辛苦，晚間酣然入睡，至午夜後三時許，突聞電話鈴聲，起而聽之，對方曰：「白宮來電話。」數分鐘後，電話中另一人曰：「貝文先生。」貝文先生答曰：「然。」對方又問曰：「君在莫斯科乎？」外長又答曰：「然。」至此對方忽曰：「謝謝貝文先生，余曾與他人賭東道，余若能贏紐約白宮之名與君通話，則可得美金一千元；而今余果已與君通話，君已為余贏得美金一千元矣。」言畢即將電話掛斷。

三 週 佛 教

太虛大師

治喪處自成立以來，工作頗形忙碌，連日來收到國內外函件，每日必數十餘件，將主席親題「慈雲清猷」匾額，頃悉該處已決定四月八日上午為太虛大師舉行出殯，在南市海潮寺茶毗（火化），屆時純採佛教儀典，嚴肅樸素，不事世俗鋪張。

又訊：玉佛寺退居僧華法師之龜，亦定八日上午同時在海潮寺茶毗，至開吊日期，聞該寺常住將另發詳告云。（四月九日上海文匯報）

佛寺出發，參加送殯者，到全國各地佛教團體代表及各地大師之弟子約一千餘人。本市參加者則有：靜安寺佛教學院，玉佛寺上海佛學院，法藏寺佛學院，上海佛教分會，上海佛學會，登萊迴報社，佛教青年會，佛教聯誼會等團體約二百餘人。送殯行列，長達二里。主席手書之輓聯為「慈雲清猷」四字，次為留相大藏一幅，上書「太虛大師」四字，軍樂隊隨之，其後為大師遺容香亭。最後則為披黃綾之大師靈柩。正午十二時十五分，恭昇輿禮開始。大師遂於熊熊火光中，乘青蓮而往生西天淨土。

四月八日

為大師遺體茶毗之期，茲錄本市各報之記載，以見茶毗典禮之盛況。一、大公報：當代佛教領袖太虛大師之遺體，於昨日舉行茶毗典禮。地點在本市小南門外海潮寺。大師遺體，於上午八時三十分由玉

（又訊）太虛大師永久紀念會，已於前日晚假座玉佛寺召開籌備會議。到有葉勳等法師，李子寬、馮明政等居士，及各地佛學會代表等五十餘人。當推李子寬為主席。首由主席報告大師紀念會之意義及辦法。次由葉勳法師宣讀紀念會籌備大會決議通過。其簡章內容分列如下：（一）建塔及紀念堂；（二）編纂大師遺著；（三）保存大師遺物；（四）舉辦僧伽教育社會教育及慈善事業等。並規定每年三月十七日（大師忌辰）為永久紀念日。該紀念總會設於武昌，並擬於各地籌設分會。（四月九日上海）

二、申報：太虛大師茶毗（即焚化）典禮，於昨日上午十二時，在南市陸家浜路海潮寺舉行，參加執紼之大師弟子，友好，男女居士及本市各佛學佛學院徒衆達八百餘人。昨日上午八時，大師靈柩由玉佛寺發引，先由普因法師主持起齋禮，並由大師得意弟子法尊、超一兩法師分讀祭文，旋即發起。兩面「佛」字黃綢方旗前導，時主席頌「悲雲清猷」橫幅列次，大師遺像及靈龕居中，執紼行列長途半里許沿途經支登路，臨路、霞飛路、辣斐德路、中華路，於十一時到達海潮寺，旋即將大師靈龕置於磚瓦砌成之四方檯內，如以封鎖，執紼衆人，手各持香，口誦法語頂禮膜拜，於十二時正，由新因法師舉火，一

時香煙繚繞，濃霧四起，一代法師，從此超脫人間。同時靈華法師，亦於昨日舉行茶毗。輓聯：大師廿灰塔，將建立於奉北雲霞山或靈山大林寺。（又訊）大師治喪委員會，將在武昌為大師建立灰塔一座，並定期舉行全國性之盛大追悼會。（四月九日上海）

三、中央日報：太虛法師圓寂後，全國各寺院及佛教團體咸表痛悼，紛紛派遣代表在滬，組織治喪委員會，昨日舉行茶毗儀式，茲將經過情形誌後：

昨日上午八時，本市各寺院住持及各地佛教團體代表以及太虛大師生前弟子千餘人，迎靈龕由江南路「玉佛寺」步行出發，直達小南門外「海潮寺」殿上懸掛各界所贈輓聯扁額，正中一塊係蔣主席所贈，上書「慈雲清猷」四大字，莊嚴肅穆，令人起敬，太虛法師與靈華法師之靈龕，置於殿外場上，普因老法師為之說法，詞曰：「去法中無去，亦復無人去，人法對待假，是名真實去。太虛法師，你是中國佛教的導師，你平日說：『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今既入眾中，你院，應把這禪子丟開，任大力昇起，去罷，諸大力士大家努力，起！」詞畢，工匠用繩，分別將太虛與靈華法師之靈龕兩邊，僅留出頂端，當時各昇善男信女，相繼而來，摩肩接踵，不下三千餘人，寺院為維持秩序，特請警察十餘名，持槍立於廟門首，未幾兩靈龕，安置齊案祭物，堆以檀香柴火，諸山長老以及善男信女，執黃旗環繞誦經，復由普因法師說法，並持三昧神杖為之引火，詞云：「太虛，你倒好，入眾中內院，與彌勒共坐，笑古談今，把我們這靈香個子的，含吐間世，還風生學報。你平日說：『性德目的，含吐若存若亡，又如巨海之一漚，起後無從』，既於是『四大本空，五蘊非有』，那就應當如鳥契瑟摩，觀火光三昧，請你速證金剛不壞身。」旋

即焚燒，燄火燦爛，歷數小時而熄。該會並定明日拾拾骨灰，昨日參加茶毘儀式者，均係各佛團代表，地方名流，及寺院方丈等，將主席與馮玉祥，對太虛均極敬仰，馮玉祥特電告其南京代表，趕來參加，此外尚有印度佛教代表「克爾爾」，西藏佛教代表「法師」，及海內佛界代表「法尊」，寄滬法師，蓋航法師等，均親自詣寺憑弔，並籌備太虛法師舉行全國性之追悼會云。

據悉此次茶毘儀式所費近四十萬元，均係各寺院及太虛之弟子捐集云。（四月九日上海）

四、文匯報：太虛法師昨晨於南海潮寺舉行茶毘典禮，法師靈龕晨八時二十五分於玉佛寺發引，儀仗以大對佛旗為前導，龍頭前香燈隨後，繼為將主席題辭「慈雲浩蕩」四字，再後為花圈、佛燈、檀香亭、遺像亭、靈龕殿後「法尊」，「超一」二法師領前，十一時二十五分抵南海潮寺，擊鼓迎賓，上祭後，靈龕升入靈爐，爐底加柴，焚以汽油，封口，始將典禮開始，善男老和尚說經咒，並予飲粥，高聲誦經，至下午五時化身安成，其所隨侍僧，皆分領各處，上祭七級浮屠，以任天下弟子紀念禮拜。（四月九日上海）

五、東南日報：中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自三月十七日患腦溢血圓寂後，十九日封龕，治喪處於昨日與示靈玉佛寺退居方丈震華法師，同時出龕茶毘（即火葬），大師弟子均多參加儀式，莊嚴隆重，送殯計有漢口佛教正信會會長李子寬，莊嚴隆重，送殯計有漢口佛教正信會會長李子寬，及大師西藏弟子法尊超一，並及諸山長老，各界居士等八百餘人，昨晨八時餘，由玉佛寺發引，路由江寧路、南京西路、茂名北路、福照路、林森路、馬斯南路、中華路、大南門、直達南市陸家浜海潮寺，送殯隊首由引路牌引導，儀式隆後，繼為將主席所贈挽聯「慈雲浩蕩」四字，並有市府各首長送花圈等，茲為中國佛教學會，靜安寺佛教學院，法嚴寺佛教學院等送殯隊伍，接看為太虛大師靈龕，由其弟子等維持，隨

後為玉佛寺，上海佛學院，音樂隊，送殯人，靈龕法師靈龕殿後，十一時許抵南海潮寺，進門後，場中，正中築有長方形磚牆，為太虛大師茶毘處，有為蓋蓋法師茶毘處，十二時許茶毘儀式開始，首由蓋蓋法師禮畢，繼由善因法師執法杖，捧法器，自正殿後步至靈龕前虔祝禱，旋為李子寬弟子等頂禮，隨即將因法師親自「引火」焚化。（四月九日上海）

六、新聞報：太虛法師涅槃後，停靈玉佛寺，治喪弟子昨午假海潮寺舉行茶毘典禮。昨日清晨各寺院僧尼依居士善男信女，紛集玉佛寺畔，經頂禮，八時半發引，儀仗如前。將主席所贈「慈雲浩蕩」匾額，及名流銀子繞幡花圈，樂隊齊

太虛大師 覺行俱圓

吳鼎昌

卒，執紼行列長達數里，抵陸家浜路海潮寺時，該寺鐘聲齊鳴，由住持心緣上人率僧眾偕徒，排列山門外，法器齊鳴，佛號朗宣於莊嚴殿中迎靈龕入院。祭後即昇上火化爐，由善因長老和尙說經咒，時值正午，靈龕下松焚廚香居煙，并燒以汽油，法火既昇，送喪者咸俯伏率經，香雲經海，至薄暮火化始畢。（四月九日上海）

大師舍利二百顆心 太虛大師遺體藏居然完無恙

（英化）之後

其治喪處諸大弟子，連日來趕檢舍利子，直至昨日（十一）上午，方始完全檢出，計三百餘顆。分裝於八隻古磁盆中，供於大師靈堂遺像之前。舍利子大小不一，顏色各殊。其中有一顆大如姆指，透明光亮，狀若水晶。又有一顆大如拳，紫光燦然，形若牡丹。其餘較小者，五色均有，俱非筆有光。聞侯裝璜後，即將公開招待各界前往瞻禮云。更有一事堪稱奇蹟者，即大師之心臟，雖經烈火之焚燒，而猶完整無恙，僅表面略呈焦枯之狀而已。（四月十二日上海和平日報）

大師靈骨 子恭送中，離開玉佛寺，護送代表：亦幻、大醒、廣空、月隱諸法師，及黃吳諸居士共九人。當晚乘江雲輪離滬，十五早到達寧波，午時安抵奉化雪竇，詳情見本報特寫之「還山記」。

泛亞洲會議內舉 行追悼大師儀式

在印度新德里開之泛亞洲會議，於其結束之日，由中國代表陳仲印、陳國樞、陳之華、陳學、陳廷、陳運、陳比、陳超、陳太、陳大、陳退、陳會、各領國代表，各領國代表，俱參加，極盛隆肅，約半小時散會。

全國 各省市縣舉行之太虛大師追悼會，無不誠懇萬分，尤以重慶佛學社，廈門佛學會等處最為隆重。

蔣主席 於清明前返溪口掃墓，此為勝利後第一次。六日登雲山妙高台。七日上午冒雨遊雪竇寺，由住持大醒法師迎接，觀大殿後，即親祭太夫人當年在此誦經念佛之遺室。旋休息於法堂，主席詢問寺中近況及虛大師境況，極其詳。醒師一一回答，並謂：虛大師示寂前一個月，曾歸寺三宿，曾對弟子們談及「中國之佛教，須要請求主席維護，方有整理希望」。主席當報之一笑。繼謂：最近有一事，尤使其心不能安，就是僧服服長校一案，大師以為「僧

樂服兵役。實爲國民應盡之責任與義務。不過對於佛教的戒律有相違之處。若能改換救護訓練組或僧衆救護隊。而同樣的是爲國家服務。大師曾以友誼電商自部長外。並由中國佛教會整委會呈請國防部。推定今尚未核准。爲大師臨終前未了之心願。敢求 主席維持。主席當即謂云：「好！救護也是兵役」。便將救護隊告他事後。即稱「以上各事。請經國先生設法」。主席談三十分鐘。遊藝開。四點半。大師閉房。先覺堂。三點鐘。辦太夫人供像後。衆僧與妙高台。斯時天空放晴。米高相及中央攝影場。在寺內外爭相攝影。主席態度莊嚴。時爲笑容。嗣後雪山。湛於寶表。其狀極安閒愉快。下午四時。主席復偕夫人來。並與同席外景影片甚多。晚間由雲寶寺素齋招待。主席連聲叫好。夫人亦稱讚不絕。蓋夫人生平以來。今乃第一次素食。

西康貢噶封 西貢噶活佛。在抗戰期間。駐錫陪都重慶。終年不懈。與國恩厚。厥功甚偉。因府特封爲西貢噶活佛。活佛於上月底抵京。即與典禮。俟將主席返京後。即可擇期舉行。開國府自成立以來。即封活佛共計四人。即班禪大師。諾那安欽活佛。神師領貢噶一人。玉師等。爲追念太虛大師。特於十一月二日。十八日止。恭請由渝飛滬。之法寶法師。演講彌勒上生經七天。開每日晨。均在二百人以上。開席日並授三皈依。

震華法師 恭慶消息。會誌本報。茲悉玉師等住持。一和向。到諸思起見。特於二十日午時。舉行傳供典禮。到諸由各界來賓約百餘人。約一小時禮成。

上海 覺願月刊。徵求各地通訊員。凡熱心弘法者。紙須就稿附篇。即可應徵。經核定南聘後。按期通訊。並得享受各種優待。詳辦法最四期刊列。又。該刊開有情報欄。傳遞各地佛教新聞。係蔡惠明居士所主持。

江西 省佛教分會。第三次常務會議。請議決案法師講普通門品。每次聽衆數百人。盛極一時。共計十二天。已於十日止。又：該會舉行之演講會。分學術性與通俗性兩種。由妙淨照能知德法四法師輪流担任。

泰縣 南門淨因寺住持希亮和尚。近設佛化兒童節。該校特舉行遊藝會。由教員張居士指導。兒童節。該校特舉行遊藝會。由教員張居士指導。佛化戲劇演出。情節動人。觀衆咸稱希有。

上海 閘北觀音寺住持定庵和尚。鑒於教育計。特籌設一觀音小學。現正辦理各手續中。則秋季可開學。

太虛大師 與 壽主席在杭合攝照。其原底保存於上海(○區)界路八十五弄二十七號念佛科學研究會講師紀念如居士處。非常清晰。凡海內外各界欲添印以留永久紀念者。可通信接洽。

松江 千華福林。訂於四月初二日起至初八日止。敬請杭州泗陽寺海法師宣講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全文。將以新樹園內和平。人民安樂。

杭州 潮鳴寺所辦之潮鳴小學。現已改名覺民小學。仍屬潮鳴寺主辦。

東台 虛其隆居士。將於五月卅一日與同里里柳泰女士。締結婆媳佳偶。虛居士爲佛教前途青年。故對其婚禮。決奉隨俗。採取佛化儀式。並擬擇節費用。備供寺。慶祝緣。上海「覺願」月刊。爲原宣揚。當資助起見。特發起代徵祝賀文字。並輯專冊。希海內暨僑胞惠賜鴻文。共發盛舉。務希上海「○」區南京東路哈同大樓一、六室蔡惠明居士收。

上海 請辦法居士搜集弘一大師遺影。擬合印全集。承大師諸方知友歡喜贊助。現已承得四十一種。自童年以至圓寂。洋洋大觀。可謂大師一生之縮影。現徵求附印。因印圖微細。每張收回成本廿四萬元。接洽處上海林森中路二五四號二樓請辦法。又謝居士擬題說求大師遺影。以備將來舉行展覽。凡有珍貴遺影。請寄下。以便附印。用畢仍掛號郵還不誤。四十一種遺影目錄附後：一、大師降生時爲佛樹後 二、童子時 三、公子時 四、與閻國公對弈 五、建業南洋公學時劇影 一、六、劇影二、七、劇影三 八、四戲影 九、留學東京演專 十、扮茶花女 十一、演茶花女於東京 十二、東京與歐陽予倩合影 十三、扮西人 十四、扮印度人 十五、日裝影 十六、編輯太平洋畫報時 十七、任教辦師時與夏丐尊合影 十八、教授漢學時與學生合影 十九、在杭州定慧寺齋食 二十、僧製與觀子檀對質不合影 廿一、初出家時 廿二、披袈裟中年時 廿三、四十餘歲半影 廿四、與夜山人上合影 廿五、與真上人合影 廿六、與俗姓李振聲合影 廿七、在杭州寶樹塔前 廿八、白馬湖與李鴻英合影 廿九、在上海功德林 三十、在上海夏丐尊居士家 卅一、披袈裟老年時 卅二、在督水閣若 卅三、在船上 卅四、温州與虛雲上人合影 卅五、由青島返閩過滬 卅六、在輪船上 卅七、在漳州 卅八、與黃海海合影 卅九、在泉州道慶養老院 四十、遛馬戲象 四一、會利相片

悼念虛公大師

陳子琦

嗚呼！樂木其摧；哲人其萎！山崩水竭，吾將何依！此吾爲個人私泣，於虛公大師之示寂，不得不痛哭流涕者也！

法王沒而天魔舞；正覺隱而邪見興。衆生相新；異說披猖。此吾爲正法衰微「於虛公大師之示寂，不得不痛哭流涕者也！」

然一念吾師之生也，共來有自。生本無生；去則暫去。來去特衆緣之機感，與衆生之情執。以大師悲智之深切，則衆願再來，指顧間事耳！吾即不悲；吾亦不哭。

吾本多感，善惡。於世間興感之端，輒熱淚潸潸，不能自己。今豈獨能超然於吾大師哉，抑或別有故也。

當大師於去歲秋間之赴京也，吾即懷感寂寂，忽忽不樂。蓋慈親炙之時少；質疑問難之機渺，故於法源師處頻探大師歸期。其後大師來滬，心始釋然。願大師回滬不久，即赴滬度初歲。吾野懷感如前，然法源師告余，大師於歲首即返。吾以期近，即亦不悲。

中國佛學會上海分會，每二週必舉行聚餐，並選題研討。大師之所倡導也。法明學會亦二週舉行一次，演講佛學。兩會之時間互相更迭，吾與胡老居士厚誼，每會咸與焉。方臘歲首初次聚餐也，爲華、崇一，爾善三法師爲主人。席間爾善法師主講。演辭殊有妙義。越二週，法明學會開會，胡老居士告余曰：「爾善法師恒化矣！」吾不信，曰：「是必誤也，爾善法師方於數日前與吾電話通話，曰：『老法師且歸矣』」是安得死，其必誤也。『厚甫居士道其詳，吾爲然者數日。』開週，佛學會二次聚餐於仲鈞居士宅。去爾善法師之寂，蓋旬日矣。大師是日爲佛教醫院事，開會於覺林。及來，飽不覺。欲與吾長談，爾善居士請休養，吾即止不往。衆居士知其如此，均默不言。席間，大師少舒，略數語，進細包一只；飲湯少許，於他略少所取。吾固知大師悼傷吾師之深矣。

次星期，佛學會諸湯住心居士在靜安寺演講大小乘，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異同。大師於政暇後，雖在悲憤之中，（按吾人無私其，所應正教義微，頓

失聲作耳）仍復聽至終座。吾觀其意致肅穆，惟人生佛教，書已印就，似稍慰焉，吾以是日在座人衆，亦未及與大師長談。事亦開請大師傳書湯居士，以果爾惡止善行，爲現社會首對治惡權，請湯居士領事，組織道德新運動進道團。當蒙嘉納，並囑湯居士代誌。願余以新歲諸事衰廢，除例會外，未及頻往致敬。孰知是日爲與大師最後晤面之時耶。嗚呼！痛哉！

三期，佛學會諸理事聚餐於衡平居士家。大師未來。於月師告以大師畏風，吾固成然爲大師憂也。及爾善法師追悼期近。詎接會中通告，謂於十六日舉行靈葬法師，爾善主任追悼會。於是知靈葬法師又隨爾善法師而去矣！嗚呼！悲哉！靈葬法師者，佛學分會理事長，而爾善法師早年親教師也。雖抱痼疾，而已就痊，爲玉佛寺退居。當未退休前，和平之諷初傳，即以電致諭，招善師來。欲委政於現方丈輩一上人及善法師。善師之逝，衆不敢以告。及告，自爲文以悼之，而疾轉深，數日不起。靈葬法師德懋：爲文下筆輒十數萬言，蓋善法師長於唯識，因明及時論。而靈葬法師長於教史及般若。是二師者，探玄鉤幽，其智迥非常人及也。今皆相繼溘逝，吾知大師之感將更深矣！

越二日，而大師果以示寂聞。吾本擬即往視疾，而吾於數日前劇病。獲訊，方在病中。不果往。矧知大師疾無變化，稍慰。十六日扶病赴會追悼。會畢，候在外室。晚間醫師告余等：謂大師疾已較昨少痊。今晚如無變化，明日更有起色。余等方各慶幸，蓋於佛前誦大悲咒數十篇，藉資加被。孰知大師即於次日下午一時離吾等而長逝耶，嗚呼！痛哉！

雖然，方善法師之捨報也，大師告衆一上人曰：「二十四日後余有常鳴之行」，（暗示無常）。及十八日而示疾，又六日而聞寂。其致經變與復爾等事宜之陳露故居士書云：「本人有事他去，捐薄已交他人保管」。當時大師既未抱恙，固亦無事他往也。乃大師於善法師之去也，已證其預知時至，而於其本遠之來去，又若是其善逝也，則吾何悲。

滴點活生的師大虛

鏡 楞

我沒有善緣，能夠當期近周公大師。勝利後，大師由瓊崖渡軍，指點中國佛教會務，爲便利發展文化事業起見，經常的卓錫上海；同時我也從你的在去年秋天到了玉佛寺。我因此能够朝夕不時的拜謁。大師的慈愛，誦頌。

我相信平生沒有得緣親近，而在精神上極端崇拜。大師的佛教徒，對於我們這位現代佛教偉大的領袖，不免會生起「『大師的生活是怎樣』」的念头，故將我在短期中親近大師所知道的點滴，略述於后：

大師平常的生活，對於菜蔬方面，沒有固定的膳館，也不講究什麼美味可口的菜。早餐附小碗稀飯，一兩個餅乾茶葉子；午飯也只是二三個菜，晚餐僅吃點心麵包。這就是。大師每日的生活。大師的侍者楊承多，在晚禪宗說的那天，他奉到大師吃飯的碗筷，怎麼地噙咽痛哭起來！「我們大師一生苦死了，一天到晚爲佛教的事情忙得不休息，沒有好的吃，開他的老法師早餐之前大都先吃白木耳，我們的老师就吃不曾有過！」他把大師吃飯的碗筷放在一邊，悲痛的向我們訴說。那種天真的表情，幾乎使人人要掉下淚來。

有一次，大師去君被髮後的海潮寺，住持心緣和尚虔誠的恭迎他老人家做飯；他慈顏滿然的輕言輕語的說：「我不要在這裏吃飯，現在這個社會經濟都非常緊縮，你的常住經濟，並不宜裕，請我吃飯變化得若干錢，這筆錢可以留下來在佛教文化事業上做些功德。」於此可見。大師並不是不會講究生活。而是無時無刻不忘記佛教！

大師的衣服，穿破了他也不管，弟子們做了新的，他才更換。品質的優劣，顏色的好惡，他是看不管的，有甚麼則穿甚麼。在大師示寂後，弟子們發覺遺物，發現其掛單連穿在身上的，俱有兩套。胡視齋居士還只有誤告訴我：「這兩套掛牌，還是幾年前佛教師父送的，那知道如今這還有這兩套！」大師一生致力於建設國家和佛教文化事業，無心計較衣履。這對泰——大師與海外之弟子，以及致政各方面有關的書信往來，都是親自動手，從來不用秘書。同時，不論往那里歸籍，都不帶侍者。這一點，足以窺見大師的生活，是如何的簡樸。

大師的飲食，是如數般粗淡，不能高年，但他每晨必早起而食，才漱牙漱口，手揉目眵，然後才到浴室洗滌，然後才到浴室洗滌，然後才到浴室洗滌，然後才到浴室洗滌，然後才到浴室洗滌……

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大師對佛法的熱忱。大師對佛法的热忱，比一般人更深。他不但自己研究佛法，而且教導別人研究佛法。他對佛法的熱愛，使他的一生都花在弘揚佛法上。他不求名利，只求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法、信仰佛法。

中大正九年（一九二〇）一月一日，大師在上海逝世。終年六十九歲。他的舍利子很多，分布在全國各地。他的遺體火化後，骨灰也分裝成許多份，供奉在不同的地方。大師的教義，至今仍深受人們的信賴和尊敬。

芽，看他不能滋長，壯大，開出一朵美麗鮮花。」

大師之情誼法誦交曰：「欲到余的地方去！」是共直下以欲到余的地方去！到兜率內院去！」是共直下以彌勒其共當也。大師共勸彌勒之應化身乎！當時示迷折林，今日棲身聖賢，大師共果彌勒之化身也！吾得親侍尊覺，吾又何悲！

大師昔曾余以護生如幻之義。今以衆生障重，提緣不現，暫捨俗報，相繼再來。當其殷渴之時，瑞相畢現，頂上夜猶發一圓非塵地以上菩薩，乘願而來，其狀能得大解脫，來去自由如是耶！且大師於未疾時詩云：「惟願衆生爲善國，太虛願作再來人！」則以大師悲願之切，其重來人間，爲時當至暫也本其淵深之智吾知於三十年後，將有通達歐英文字般若；出廣長舌相；遍無礙之辯之龍象，與於斯世。爾時，寶珠歸向正法。人間相祈之風，或可息焉而不作；國焉而無間——是故大師之夜也，彼而不寐。於其眾也，世界真正和平，以其未來不可思議之化力，虛乎有爲，則吾更何悲。故吾之悼大師聯曰：『示生原幻化，悲願未終，暫時撒手歸兜率。證說奈何依，法輪再轉，行見瞽瞍覺人寰！』其信然歟！

或謂大師既預知時至，何不留遺囑。吾則謂以大師之悲願深廣，非千萬字所能罄其意；欲罄其意，則全部遺著，即其遺囑，而人生佛數，尤爲其最近所立之遺囑。何更立遺囑爲！且按之亦幻上人等所述，其不證文字相者，亦未嘗無遺囑也。綜合大師半來口頭囑付之意；深思諸大弟子，不能投大遺類，及時相互團結，聯願結始有武院時代精神，方能繼述其志。嗚呼！路上人共勉前！以路上人教理成就之深遠；戒律行持之堅卓，吾知其必能不負大師之付囑也。然吾觀法門

太虛大師出龕茶毘特寫

新民晚報

（本報專訪）太虛法師茶毘典禮，今日正午，在南市陸家浜路海潮寺舉行。一片瓦礫海潮寺的門前，頓形車水馬龍，擁擠不堪，熱鬧情形，猶如太虛法師來滬之情形一樣。

八時二十五分，太虛法師靈柩在玉佛寺發行，玉佛寺的和尚，穿著紅色的袈裟，在太虛法師靈柩前作最後一次誦經，一個年紀較大的和尚，旁觀動搖未發出聲音，眼中含淚，滿臉痛苦的表情，大概他在緬懷法師以前的好處。一聲號響，南北大中華西樂隊吹起洋號，打起洋鼓，奏起哀樂，於是千百個「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和皈依居士信女，雙手合掌，睜起眼睛，虔誠地念起「南無彌勒菩薩」，「南無彌勒菩薩」，「太虛法師生前最崇拜的佛家導師，他弟子們為紀念他，以異口同聲地都誦起這個經來。

太虛大師 法輪常轉

許崇灝敬題

儀仗開始排列，一對大佛學旗作前導，龍則檀香爐隨後，以後便是將主席位的四個大字：「慧雲淨土」。再後是花園，佛燈，檀香亭，遺像亭，那張遺像，仍是那麼一副和善的面孔，明水還是那麼微張着，好像他永遠在和他的弟子講話，後面就是太虛法師的靈柩，前前後後長行排列，陪他的男信女，長短里許，至少有六七百人。

男弟子中有的年在六十，白髮長髯，猶如仙翁，四十多歲的則體面西裝，道貌岸然，其狀如外交官。女弟子年輕的十八九歲，提著玻璃皮包，穿著一九三七年肥袖繡口，寬肩下大襟式大衣，和三寸高跟鞋，描眉點紅，使人難以相信她是太虛法師的信徒。其實一路不似，她像那些滑稽而禿腦的尼姑，一樣在虔誠的念着「南無彌勒菩薩」。靈柩前坐落兩個穿花衣的大和尚。那就是「法尊」，「超一」二法師，法尊帶着一副深度近視鏡子，超一，胖胖的，一個光膀露在外面，如壁中高僧。行列走到戈登路大都會，新仙門前時，大中華樂隊吹打的更加有勁。行列進

海而至海潮寺，整個路線幾乎劃過了半個上海。當靈柩到海潮寺已是十一時二十五分，寺的主持心緣性清聲，迎接賓客，小和尚們忙著金經，千百萬男信女又對立道旁低頭念佛。上祭後，將靈柩放入靈柩之內，爐底加柴，燒上汽油，封口，始將靈柩開始。由善因老法師說法果火，弟子伏拜，靈火燃起，靈柩開始着火，於是大家又開始誦經，一代佛師，始就此在經聲煙火中升天，預料至下午五時，「化身」可能完成。將來所餘靈柩並不葬在一時，恐山西，留波等地都分發出去，然後在那幾塊靈柩上築起七級浮屠，以作他天下弟子紀念的對象。（四月八日上海）

之中，亦有俗染甚深，不足矚目者，諸上人果能不與雷同；挺然不投耶。且大師最後辭世以創設菩薩學處為念諸上人果能相繼其志耶？不爾，願大師之餘緒，失新僧之典型。吾安得不為正教悲。佛法如海，深旨若淵。吾以稻梁之謀，案牘勞形，於三藏教義，僅觀蹄跡。即於大師全著，亦僅得其一鱗；不盡全豹。曩者大師住世，願得簡擇心要，以相印實。今雖吾客死在，而吾安得不悲！願無無依折，願無無依折，則吾安得不悲！佛學會之研討問題也，厚市居士與余頗為前導。師於余所對，常含笑首肯，示嘉許焉。今則微笑之狀，猶縈腦際，而大師之珠玉，無從遺聆，則吾安得不悲！

余自備整潔，於數理雖頗有契悟，然文辭微引，腹箱猶淺，故於闡揚正法，未敢率爾操觚，惟於宏化事宜，殫心以赴。凡所撰擬，輒蒙大師創正。聞有長行文稿，須具大師名者並蒙傳語委辦。余於大師侍數日淺，而大師知吾之深若是，則吾安得不悲！余於大師親教，雖在民十三年，俱爾時初開正法大師離間許京錫地，惟為時甚暫。卒卒未及歸依。因循迄今，此一畢生憾事。之入大導師，去夏始獲依止。當時所依典禮，在靜安寺舉行。是日復依二衆，訂有三百四百人。大師特旨，簡為首座，並錫嘉名，名曰淨覺，此為大師在滬最後之莊嚴法相。前者法藏與老，名子覺玉。乃者大師，特予授記，名子淨覺，事雖離舍，抑若前知！聞許思大師付賜之殷重，恩深如海。予小子常所不克負荷。及今每一念及，安得不悲！嗟乎！大師往矣！大師之法身雖備諸法界，不歷毫端，然今也噴噴難聞；玉容永隔。即再來人間，而吾生不親！人天遺遠！痛世茫茫！豈落，橫盡天涯，更何處覓大師蹤跡！嗚呼！吾文至此，吾淚滂沱矣！